

# 明天清明

胡 正◎著



# 明天清明



胡 正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天清明/胡正著. -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 10  
ISBN 7-5063-3090-3

I. 明… II. 胡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5189 号

## 明天清明

---

作者: 胡 正

责任编辑: 张玉太

封面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[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](mailto: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180 千

印张: 7

插页: 4

版次: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090-3

定价: 15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1987年10月在晋西北兴县黑峪口黄河渡船上

**胡正** 1924年生于山西省灵石县。1938年参加晋西南吕梁剧社。1940年随剧社到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学习。1943年后历任晋西北静乐县二区抗联文化部长，《晋绥日报》、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副刊编辑。1950年到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。1955年后历任《山西文艺》主编、山西省文联副主席、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、山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。

著有短篇小说集《七月古庙会》，散文、报告文学集《七月的彩虹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几度元宵》，长篇小说《汾水长流》，4卷本《胡正文集》。

---

1946年秋天，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前夕，延安报社在分散转移时，由报社的一位副总编辑罗慕良带领二十多人，离开延安，在陕北走了九天，来到了通往晋西北的一个黄河渡口。

渡口是在一座村庄前面的一片干河滩上。河滩上有两株柳树在秋风中摇动着枝叶。柳树周围聚集着等候渡船的人们。几位老年庄户人背着布袋，几位年轻男子拉着几头羊。几位青年妇女提着篮子，篮子里装着各色食物，有一只篮子里卧着一只老公鸡。看样子像是去走亲戚的。有几位中年妇女领着她们的孩子，孩子们看到渡船在大河上划过来了，高兴得叫喊起来。

在渡口等候过河的延安报社的二十多人，看着从河东摆渡过来的大木船快要靠岸了，便和其他等候过河的人们一齐向河边渡口走去。而他们报社的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却站在渡口，仍然向西面望着。她穿着一身淡灰色的军装，肩上挂着一个黄色的小挎包。她脱下了灰色的布军帽，扬起头，让河风吹拂着她的短发，她的忧郁的蒙着一层云雾的眼睛却一直看着河西朦胧的黄色的山峦。她不愿离开陕北，不愿离开延安，不愿离开亲爱的人。而报社在撤退转移时，第一批便让她转移到晋西北去。这时，太阳刚刚偏西，一阵黄风从河槽里刮了过来，黄河的水面上泛起了层层波浪。她低下头来，看着陕北和晋西北之间峡谷中流淌的滔滔黄河，她正在忧愁地想着她就要离开延安，离别亲爱的人，渡过黄河，去到陌生的晋西北时，忽然听到有人喊道：

“吴彦君，快上船啊！”

吴彦君回头看时，从河东摆渡过来的木船已经靠岸了，船上的人们从木船上走下来，走散了。在河西岸渡口等候过河的人们便一齐向河边渡口走去。报社的同志们先帮助老人、儿童和妇女上了木船，然后才一个个踏着上船的跳板，登上了大木船。他们带队的罗慕良副总编辑知道吴彦君身怀有孕，一面叫她上船，一面让两位女同志搀扶着她踏上跳板，登上了大木船，让她坐在木船中间。开船后，她看着那汹涌奔腾的黄河，忽然感到有些心慌。她想起了在延安枣园和她亲爱的人史佑天分别时，史佑天曾嘱咐她：“过黄河时上船后要坐稳，河槽里风大，河水浪急。”果然，一阵阵河风吹来，她感到身上有些冷，肚子有些不舒服。她左手捂住肚子，右手紧紧抓住身旁的木板。木船行驶到河当中时，风大浪高，一个浪头扑涌过来，把木船推上大浪的高头，好像登上了一座山峰，一会儿木船又随着大浪落下来，好像从山顶滑落到深谷。木船在风浪中一起一伏，她感到一阵阵头晕、恶心，肚子也难受起来。她担心肚里的胎儿，强忍着肚子的疼痛，焦躁地等待着木船靠了岸，便急忙站了起来。两位女同志扶着她走到船边，但下船的跳板很窄，只能走一个人。吴彦君踏上跳板后，只觉得跳板颤颤悠悠的，她的腿也颤抖起来，一阵河风吹来，她觉得又是心慌，又是头晕，两眼也模糊了，一脚踏空，从跳板上掉下来，躺倒在河滩上。

报社的同志们慌忙围过来，见她头上冒汗，两手冰凉，不住地捂着肚子喊疼。带队的罗慕良急忙问船工：“附近有医院吗？”船工说：“有。往北走四五里路，有军区的一所医院。”罗慕良看看她难过的样子，想雇一头牲口让她骑上到医院。但他往四周看看，却看不到一头牲口，就是能找到一头牲口，也恐怕她骑不稳。罗慕良往大木船上仔细看了看，看到船舱里有两块门板一样大小的木板，便向船工要了一块木板，又要了两根绳子，绑成一副担架，让吴彦君躺在担架上，报社的男同志们抬上她，女同志们在木板两边照护着她，沿着黄河岸边的大路一直向北走去。

报社的男同志们轮流抬着吴彦君走了五里路，才到了一个名叫枣林的村子，村里住着晋绥军区的一所医院。他们把吴彦君送到医院急诊室，然后在急诊室外面等了好一会儿，才见一位医生从急诊室走出来。他们急忙上前问病人的情况，医生说：“已经流产了。幸好你们及时送来，大人的身体不要紧了，只是失血过多，身体虚弱，需要在医院疗养一段时间。”

罗慕良随即去住院部给吴彦君办了住院手续，报社的同志和护士一起用担架把吴彦君从急诊室抬进了病房。医院里的病房是晋西北农村中的一眼普通的土窑洞，窑洞里打扫得很干净，地下有一张桌子，一条木凳，临窗是一盘土炕。土炕上铺着整洁的白色被褥。报社的同志们搀扶着吴彦君躺到炕上，把她的背包和挎包放在她的睡铺旁边。带队的罗慕良副总编辑和报社的同志们都劝慰她安心疗养，等他们去报社后分配了工作再来看她。吴彦君躺在睡铺上向报社的同志连声道谢，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目送着同志们离开了病房。

吴彦君刚才在急诊室里听到了医生说流产了，她心里一急，又昏了过去。医生让护士给她打了一针，她清醒过来后，眼泪便止不住地流淌下来。她躺在寂静的病房里，又想起了在延安和史佑天分别时谈到孩子的事。吴彦君拉着史佑天的手，让他抚摸着自已的肚子，问他：“怎么办？”史佑天说：“我争取尽快到晋西北找你。你再耐心等一等吧！”吴彦君又指着微微挺起的肚子说：“可是他不等呀！”史佑天说：“生下来！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，也是我们的希望！”而现在流产了，爱情的结晶没有了，还有希望吗？她忽然有一种失落感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。

“你疼吗？”

吴彦君闻声往土炕的另一头看时，那边也躺着一位女病人。她强忍着呜咽答道：

“现在不疼了，只是心里难受。”



女病人又问道：

“你是什么病呢？”

“流产。”

“啊，真巧！”

吴彦君奇怪地问道：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也是流产呀！”

吴彦君翻转身来，看看这位女病人，她穿着一件淡灰色的棉布军装上衣，白色的棉被遮盖着她的下身。她有一头浓密的短发，一张红润的圆脸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。看模样不过二十来岁，她怎么也流产呢！于是问道：

“你到这里几天了？”

“我昨天来，今天上午做了人工流产。你也是今天到医院来做的流产吧？”

吴彦君摇摇头说：

“我到医院时，医生说已经流产了。”

“那就休养几天吧！过几天就好了。”

年轻的女病人看看这位刚来的同是流产而住到一起的病人，比自己也大不了几岁。她长得很秀气，说话很和气，便从睡铺旁边拿起一个茶缸来问道：

“喝水吗？我这里还有半茶缸水，刚才护士送来的，还没有凉。”

“谢谢你，我不渴。”

“饿吗？你来的时候已经开过饭了，我还有几颗熟鸡蛋，吃两颗吧！”

“我不饿，也不想吃，谢谢你。”

“不要客气。我们有缘分住在一个病房里，就是病友。你是哪个部队的？”

“我从延安来。”

“刚才送你来的几位同志也是从延安来的？”

“是的。国民党军队要进攻延安，我们报社让我们第一批转移到晋西北。”

“你在报社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编辑。”

“啊，真好。”年轻的女病人很羡慕她当编辑，她的文化程度一定很高。她高兴地问道：“你上过大学吧？”

吴彦君摇摇头：

“没有。只上过二年高中。”

“高中也好呀，我也想上中学、上大学，可是我刚上完高小，日本人打到我们县城，我就上不成学了。刚才送你来的几个人都是你们报社的吧，我看都是有文化、有风度的人，他们没有人留下来照顾你吗？”

“他们要去分局组织部报到。分配工作后再来看我。”

“你爱人呢，也不能留下来照顾你吗？”

吴彦君摇摇头，答道：

“他没有来。”

“他在哪儿呢？”

吴彦君犹豫了一下，只好应道：

“他还在延安。”

“他为什么不和你一起来？”

吴彦君怎么对她说呢，她想了想，说道：

“他不能来，他来不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来，他知道你怀孕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来陪你，照顾你，他什么时候才来呢？”

吴彦君摇摇头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年轻的女病人有些疑惑了。难道他们不好了？她问道：

“你们感情还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相爱吗？”

“爱！可是他现在不能来陪我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看我。”

年轻的女病人看到她忧伤的样子，想到自己所爱的人就住在附近，不但不能来陪她，也不敢来看她。难道刚来的这位病人也和自己有着相似的不幸的命运吗？于是劝慰道：

“流产了也好，省得以后麻烦。”

吴彦君有些感慨地说道：

“你看，我想要，却流了，你为什么要做人工流产？你不想要吗？你爱人也不想要吗？”

“他不敢要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说我的家庭成份是地主，我父亲社会关系复杂，在‘整党’、‘三查’中，他们让我回家劳动……”

吴彦君有些不解地问道：

“什么‘整党’、‘三查’，又是什么政治运动吗？”

“他们说要结合土改整顿组织，整顿思想、作风。地方上是查阶级、查思想、查作风；我们部队是查阶级、查工作、查斗志。我家的阶级成份不好，就让我回家劳动，自食其力。我能带着肚子回家劳动吗？孩子没有父亲行吗？所以我们分别时，我提出不想要孩子，他也只好同意了意见。”

吴彦君想到这位年轻、爽朗的女病友的不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多么相似。她同情她，感到她俩更亲近了，她想更多地了解她了。她问道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郭如萍。”

“今年有二十岁？”

“二十一岁。”

“我比你大三岁，我叫吴彦君。我们既然有缘住在了一个病房，就是病友，是朋友，也可以是姐妹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我就叫你大姐吧！”

“好。小妹，你在哪个单位工作？”

“军区文工团。”

“他也是文工团的？”

“他是我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，他叫方之恭。”

“他爱你吗？”

“爱。”

“你爱他吗？”

“爱。可是单有爱情是不行的，爱情是自由的，婚姻却有诸多的限制。”

“是啊！”吴彦君对这句话深有同感。她接着问她：“相爱而不能结婚，你们分别时很痛苦吧？”

“当然很痛苦，不过我想开了，想通了，不是他负我，而是天负我们。我们真诚热烈地相爱过，我也就知足了。分手就分手，回家就回家，人生在世，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呢！”

吴彦君惊奇她这样豁达大度，满不在乎。她是真的想开了，想通了，还是一时冲动，或是在感情方面有什么问题呢？于是她又问道：

“小妹，你很爱他吗？”

“很爱！”

“他也很爱你吗？”

“很爱！”

“你们的感情一直很好吗？”

“一直很好。”

“你们相爱的时间长吗？”

“也长，也不长。大姐，你想知道吗？你愿意听我的故事吗？”

郭如萍在不幸中遇到一位同情她的人，一位同病相怜的人，好像见到了亲人，很想述说她的不幸，倾吐她心中的痛苦。

吴彦君随即说到：“小妹，我很想知道你的事情，愿意听你的故事。”

这时，纸窗上映出了晚霞的红光，郭如萍说：

“大姐，太阳快落山了，快开晚饭了，等护士打来晚饭，我们吃过饭我再详细告诉你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大姐，我感觉到你心里也有苦情，你也给我说说你的事好吗？”

吴彦君自从和史佑天分手后，离开了延安，一路上听到同行的人们有说有笑，她能和他们说什么呢？她常是闷着头落在队伍后面，一直闷了九天。到医院后，报社的同志们都走了，留下她一个人躺在这陌生的地方，她感到孤独，感到空虚。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一位热心、善良、又挺惹人喜欢的女病友，一位可以相交、信任的年轻的女朋友，她也正想吐诉一下心中的苦闷，于是答应道：

“好吧！小妹，晚上睡下后我也给你说说我的故事吧！”

在黄河西岸的山顶上，一轮亮晶晶的太阳坠落下来了，西天立时出现了一片火红的云霞。云霞的光辉映照在奔流不息的黄河水面上，浑黄的河水便泛起了层层金色的波浪。夕阳的霞光映射到黄河东岸的山坡上，起伏的山峦也披上了一层金光。灿烂的霞辉照射到河东医院的一眼窑洞里，照耀得两位年轻的女病友的脸上更加妩媚。她俩脸对脸，互相亲切地看着，郭如萍是这么年轻、漂亮、天真、爽朗；吴彦君是那么清丽、秀美、聪慧、文静。

她俩的命运为什么这样相似？为什么以相同的病情，在同样的

时间住在了同一个病房？吴彦君向郭如萍那边移动了一下身子，郭如萍也向吴彦君这边移动了一下身体，两位病友靠近了，同时伸出手来，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


正月里是新春，  
正月十五挂红灯，  
红灯挂在大门外，  
单等得五哥哥来上工。

……

清晨的微风飘过来一股幽幽花香，也飞过来一阵清脆的歌声。方之恭在村上散步时，闻到从前面飘过来的花香，也听到了歌声。那歌声像是女声唱的清纯悦耳的民歌。他喜欢听民歌，便闻声向前走去，走到了有一片杏树的园子里。在军区政治部驻村和军区文工团驻村中间，在晋西北的蔚汾河岸边的一座杏园里，文工团员郭如萍正在高声练唱。当她看到方之恭走到杏园时，立刻停止了练唱，迎上前来说道：“方部长早！”

郭如萍认识这位方之恭副部长。他是去年冬天由军分区政治部调来军区政治部担任宣传部副部长的。他到文工团来开过会，讲过话，看他们演出后上台和演员们见过面。方之恭也认识她，她是文工团的演员，她的民歌唱得很好。他问道：“经常到这里练唱吗？”

郭如萍答道：“平时我每天早晨在我们村前的河边练唱，今天看到杏园里开花了，闻到花香了，就跑到这里练唱。”

“每天早晨都出来练唱吗？”

“是的。几天不练唱嗓子就不亮了。”

方之恭很高兴她每天早晨坚持练唱。以前他到文工团时，只知

道她是一个年轻的唱民歌的演员，并没有多注意她。今天看到她在事业上这样勤奋，觉得她在文工团是很有前途的。她的个子不算高，虽然穿着一身灰色的棉军装，仍显得很苗条。一顶淡灰色的军帽扣在后脑上，在军帽下面，飘着浓黑的短发。圆圆的红喷喷的脸上喷发着青春的光艳。方之恭看着郭如萍，又抬起头来看着满树的杏花，有的含苞待放，有的刚刚开放。开放的花瓣是那样洁白，含苞待放的花蕾是这样艳红。他有些兴奋地说道：

“这里环境真好啊！”

郭如萍问道：“方部长每天早上到这里来散步吗？”

方之恭说：“我平时在村北的大操场上出操、跑步，偶尔到河边来散散步。今天一早出来，看到村民们带着彩纸旗幡和一些祭品去上坟，才想起明天是清明节，我的家在敌占区，我不能回去给父母上坟了，就沿着河畔走过来。刚才听到杏园里有歌声，又闻到花香，就到杏园里来了。”

方之恭原在军分区担任政治部主任，调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后，在这个村里住了几个月了，还是第一次到这个杏园。他仔细看了看杏园，杏园里有几十棵杏树，杏园周围栽了一圈有刺的沙棘，当做围墙，栅栏门敞开着，门里边有一间茅草屋，茅草屋现在空着，等杏儿成熟后，主人就会住到这里来看守杏园了。现在杏园里正是花期，蜜蜂和蝴蝶在花间飞舞着，方之恭在这优美雅静的杏园里听到了很有风味的民歌，他感到很愉快。可是郭如萍站在那里不唱了。

他问道：“怎么不唱了，继续练唱嘛！”

郭如萍不知道第一次单独和她会面的方部长对她印象如何。刚才方部长只是问她经常到这里练唱吗？还说这里环境真好，并没有说到她唱的民歌。因而当方之恭问她怎么不继续练唱时，她谦虚地说道：“我唱得不好。”

方之恭说：“你唱得很好嘛！我在园子外边就听到你唱得好，



就进来听你唱。我喜欢听你唱的民歌。”

郭如萍眼睁睁地看着方之恭，听着他称赞她的话，心里热烘烘的。以前在文工团听他讲话时，她坐在小板凳上仰着头看他，觉得他很高大，很威严。今天他站在她面前，她感到他的个子并不高。他穿着一身和她差不多的灰布棉军装，只是上衣的两个大口袋是吊兜，是干部服，而她们战士们上衣口袋是紧贴在衣服上的。他的腰间扎着一条深红色的皮带，他也戴着一顶灰色布军帽，他的面容白皙而清瘦，但很精神，眼睛明亮而柔和。他说到清明节时还想着给父母上坟，她感到这位首长很重亲情，而且和一个初次单独见面的普通的文工团员说话这么随和。刚才还有点紧张、拘束的心情现在轻松了。她说道：

“明天是清明节吗？我都记不得了，部长还想到为父母上坟，真好。方部长还想听我继续唱吗？刚才我唱的那首《五哥放羊》很长，一个月唱一段，要唱十二个月呐！我早上出来练唱的时间不能太长，每天练唱几首就该回去了。”

郭如萍抬头看看东方，东山顶上出现了一片红霞，一轮红日便跟着从东山顶跃上来了。她急忙说道：“你看，太阳上来了。我们的开饭时间到了，我该回去吃早饭了。”

郭如萍一面说，一面急步向杏园外边走去。但刚走了几步，又转回身举起手来说道：“再见吧，部长同志！”

方之恭也举起手来道了一声：“再见！”这时，从东天射来的一线曙光，透过杏树花枝的缝隙映照到郭如萍脸上，恰似刚刚开放的艳丽的杏花。他不但遇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，而且她是这么天真、活泼，她的民歌唱得很好，又肯刻苦钻研。他以前也喜爱民歌，刚才听到她唱民歌后，更喜欢民歌了。她明天还会到这里来练唱吗？